

慢慢山湖

作者近影



作者简介

李良杰，安徽巢湖人，作协会员。已出版的长篇小说有：《较量》、《人生》、《官的钟声》、《天竺梦》、《岁月》、《投问四〇一的》、《雨过天晴》等七部。他的作品题材广泛，善于用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。目前正在致力于撰写以工厂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前奏》和《飞》。

第一章 三个陌生人

时隔两年，仲剑平又回到了这座倚山傍水风景极其优美的县城。

两年前，侵华日军郑田大佐封闭了黄陆师范，教职员工被迫四散，各自去他地谋生。如今日寇投降，黄陆师范复校，教职员工陆续返校。仲剑平回来迟了数月，未能赶上开学大典。

这所中等师范学校，坐落在县城西南角，龙湖与凤凰山、菩萨山三角地带，屋后靠山，门前临水，景色如画。龙湖县并不大，不过两三万人口，却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：国民党上将黄涛、上海首富陆公琪。黄陆二人，为了荣宗耀祖，于辛亥革命初期，合资在家乡办了一所学校，开始叫黄陆公学，后改名黄陆师范，并以重金向全国招聘优秀教师，其教学质量，堪称全国中等学校之翘楚。黄陆师范毕业之学生，考入高等学府的人数之比例亦为全国中等学校之前茅。每学期还擢最优秀者一人，由校方出资直接出国留学。因此，方圆数百里，那些大户人家，都把子女送来住读。

仲剑平毕业于上海长洽大学不久，应黄陆师范聘请，经地下党组织批准，遂于一九四三年来黄陆师范任教，利用他与该校校长陆茗芳的特殊关系，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。一九

四五年仲春，黄陆师范被日寇封闭后，党组织把他调回了上海。那时，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地下党员。这次回黄陆，他的地下党身份已经是龙湖特委书记了。龙湖处于长江中下游，与国民党首都南京毗邻，相距百余里，是南京的大门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国共两党也都十分重视这块地方。仲剑平这次回黄陆前夕，中共上海局的一位领导同志亲自接见了。领导同志告诉他，南京国民党政府视龙湖地区共产党地下组织为心腹大患，不仅增设了中统室和军统站，不久前还派遣了一个师的驻军，担任长江防务。由于抗日战争期间，黄陆师范的师生积极地组织民众，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，曾配合抗日友军在凤凰山一举消灭了日寇郑田大佐精锐一百余人，因此，南京政府肯定黄陆师范有共产党组织。据悉，黄陆师范复校之后，南京国民党政府遂向黄陆师范派了一个代号叫“花蝴蝶”的特务。限令“花蝴蝶”必须在一年之内，将黄陆师范和龙湖地区六个县的共产党地下组织“一锅端掉”。
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龙湖地区的共产党一度同国民党合作，身份多有暴露。日寇投降后，国民党立即对共产党杀了回马枪，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三个月前，在中共上海局的直接领导下，重建了龙湖特委，由于仲剑平一时未能到任，特委书记由组织部长孟习之暂时代理。

孟习之的公开身份，是本县的一位中医师。仲剑平来到黄陆师范的当天晚上，就进了县城，前去同孟习之接头。

真没想到，傍晚还是干冷干冷的天气，不知什么时候却悄没声地飘起了大朵雪花，这会儿地上积雪已有两寸厚，路边的树枝和田野，白皑皑的泛着寒光，显得肃穆而悲壮。西北风刮得挺紧，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轻浪，拍击着麻条

石砌就的堤岸，发出一声又一声“啪啪”的响声，空荡荡的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城里的店铺早就关了门，街上很少有行人。这样的天气，最美莫过于钻被窝筒了，几分钟过去后，身体回了暖，人象腾云驾雾，一切人间的忧愁、烦恼、不平、利害、盘算，统统都被均匀的鼾声所代替。穷苦的人呵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算享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。

孟习之中医师的诊所开设在王仁和中药铺的隔壁。王仁和药店老板的女儿王薇，是黄陆师范的地理老师，与仲剑平是同事，日常关系很不错，过从甚密；王薇又大方好客，过去仲剑平算得上是他们家的座上客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仲剑平决定先去拜访王薇，然后找个小小借口便可以与孟习之会晤了。此刻，他穿过几条狭窄的小街道，决定从后门进去。

快到目的地时，仲剑平放下了翻起的大衣领头，一边走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积雪。忽然，他听到屋里传出了钢琴声，如果他没有记错，弹奏的曲子应该是李斯特的《塔索》。弹奏得多么动听！

仲剑平感到很奇怪，两年前的王薇只是喜爱音乐，并不真正懂得音乐，这架钢琴，还是在他的鼓动下，王薇缠着她父亲从上海买来的。当时——他离开龙湖时，王薇还只能不太娴熟地演奏着一些名家室内乐，而且动作笨拙得令人发笑。士别三载，当刮目相看了！她何其这样长进呀？

他悄悄地进了屋，想给对方来个出其不意。他寻声来到了本地人称之为“堂屋”时，抬头一看，不禁一怔！原来弹奏者不是王薇，而是一个身材修长苗条的少女。由于那少女背对着门，仲剑平看不清她的面孔，只能看出她的背影。这时，

那少女已经结束了《塔索》的弹奏，正将两手放在膝上，在回味，在寻思，似乎正沉浸在艺术的遐想之中。

仲剑平不便打扰这位陌生的少女，远离着她，在一只圆包手的沙发上悄悄地坐下了。

那少女把手在膝盖上放了一会儿，又弹起了《夏威夷婚礼》。她姿势优雅，动作娴熟，弹得很有力度，显示了很好的素养，把这个后世称之为“钢琴诗人”内心世界中的奇妙诗意和魅力，表达得十分精致细腻。仲剑平忍不住用法语轻轻地说道：“chal—l'nant! charnant! quel eouché!”①

恰巧这时一曲已终。虽然仲剑平这句话说得很轻，却让那少女听到了。她一点没有显出惊讶，身体未动，只是慢慢地转过头来，见是一位陌生的青年人，这才曼妙地站起身来，莞尔一笑：

“过奖了。我只是随便弹弹。”

哦！她也懂得法语？仲剑平心想，与此同时，他才看真切了，这位姑娘的年龄约摸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。论容貌，算得上是漂亮的，鹅蛋形的脸，细细长长的眼睛光彩照人，两条漆黑的眉毛几乎连在一起，羽翼般的长睫毛象一挂帘子遮掩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那片比罂粟花还鲜红的菱形小嘴显得饱满、强烈和甜蜜。一言以蔽之，她有一种少女特有的美，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、令人折服的青春的魅力。这是仲剑平常看到的属于大家闺秀的那样一种雍容大度的美。

“你随便弹弹就弹得这样好，要是认真弹，准能叫你的听众一个个出神入化了。”仲剑平大胆地同她开一个玩笑。

“先生，你何必挖苦我？”姑娘正色道。

①法语：妙极了！妙极了！弹得真好！

“我如果挖苦你，那我就犯了亵渎神圣的艺术的罪过了。”仲剑平说得很顶真，脸上绝无嘲弄的笑意。

姑娘仍然色正神严，用审度的眼光看着仲剑平。

“小姐，听口音，你好像是上海人吧？”仲剑平说。

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姑娘说，仍然满脸庄严的神色。“我很佩服你的眼光，却并不佩服你的耳朵。”

“哦？此话怎讲？”

“与其说你是从我口音中听出我是上海人，毋宁说你是从我衣着打扮上看出我是上海人更为确切——不是吗？”

仲剑平笑笑，没有作声。经验在暗示他，这位姑娘不是等闲之辈。他马上联想起“花蝴蝶”。

“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便是上海来的仲先生吧？”姑娘眼睛不眨地看着仲剑平，好象生怕他摇头否认似的。

“我是既佩服你的眼力，又佩服你的听觉，整个儿佩服你了——一点不错，仲剑平正是鄙人。”仲剑平笑着说，那样子，象个老大哥在同小妹妹开玩笑似的。

姑娘这才不经意地笑了一下，那是一种淡淡的笑容，使她漂亮的脸孔涌现了一种坦然向人、别具一格的纯真的神韵。她落落大方地走了过去，把手伸向仲剑平：

“那我们是同乡了，今后请多关照！”

她方才还冷若冰霜，顷刻间，变得温柔而热切，温差如此悬殊，仲剑平一时不能适应。不过出于礼节，他还是站了起来，准备同她握手。忽然发现伸在面前的那只小手，五根手指头一齐软坍坍地朝下，只把手背朝着他，于是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，并且毫不掩饰地盯着姑娘的手微笑着。

姑娘遭此冷遇，有点尴尬，双眸里略带怒意，“怎么，不

愿关照？”

仲剑平微笑着抬起头来：“小姐，这种握手的方式，使我想起过去看过的电影，十八世纪的欧洲，那些贵族小姐和贵族妇人同人握手时，一律手指朝下而手背朝上，她们其实不是同人握手，而是把手给人握。”

姑娘低眸看了自己的手，忍俊不禁地笑了：“怪不得陆校长那样抬举仲先生，原来仲先生不仅博学，而且口才惊世骇俗，钦佩！钦佩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翻过手来，主动握住了仲剑平的手，以表示自己的真诚。

仲剑平轻轻握了一下，便放下她的手，情绪和表情始终保持一个刻度，揶揄地说：“如果陆校长当真抬举我，那我就有愧她的错爱了。你应当知道，能说会道的人，多半没有真才实学。常言道：满瓶不晃，半瓶晃嘛！”

能说会道的姑娘，在仲剑平面前，似乎还欠缺一些道行。正当她感到无言以对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一个脆生生的声音：“梦霞，你在同谁说话？”声音未了，王薇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一下子就看到了仲剑平，连忙放下咖啡壶，同他握起手来。

“噢——啊！是你？什么时候到的？为什么事先也不来封信？老校长今天还在嘀咕呢！”王薇薄嘴唇直翻，象开机关枪似的。看得出她是位热情好客、心直口快的姑娘。她一时高兴，竟握住仲剑平的手不放。“剑平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：许梦霞，新来的音乐教师，和你是同乡——”

仲剑平抽回手，打断她没完没了的唠叨：“不用你介绍，我们已经认识了，并且交谈多时了。”

王薇虽然没有许梦霞美，却也不丑。她那富有线条的身材，她那瀑布般的披肩秀发，她那圆润而又清秀的面孔，她

那薄薄红红的嘴唇和碎玉般整齐的皓齿，都洋溢着姑娘特有的青春美。她招待客人喝咖啡，而她自己却不喝，说喝了咖啡会失眠。她不拘形迹地紧挨仲剑平身子坐下，喋喋不休地向他介绍开学大典时的空前盛况。她说起话来汨汨滔滔，有声有色，说到高兴处，仰天大笑，旁若无人似的。

“剑平，老校长给你发了好几封信，好几份电报，你架子好大，到现在才来？”王薇话锋一转，追问仲剑平迟来的原因。

“我爸爸说要从法国回来，我得为他安排一个住处，上海找一个适合的房子并不那样容易。”仲剑平回答道。

“哦！他回来了吗？”王薇关心地问。

“在香港让朋友挽留住了。”

“这是借口。你迟迟才来，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？”王薇一个劲地深诘，同时用猜度的眼光盯住仲剑平的两颊。

仲剑平知道王薇的脾气，她是坦直的，不让她说出心里的感受就象不让河流奔腾那样不可思议，只好认真地向她解释。至于对他迟来的原因不予信任，以及王薇也学会了揣度人的内心这一些变化，他并不在意，或者说不怎样在意。在他看来，王薇只不过随便问问，如果他愿意，只要略施小计，说身体不适，或者说有点感冒呀，便可以马上脱身，去和孟习之接头。但是，坐在对面的这个许梦霞，到底何许人，他不能不有所警惕，不得不改变计划。

“王薇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校了，不能让赵大爷久等。”当王薇说话有了一个间隙，许梦霞赶忙说，边说边起身。

王薇话闸刚打开，似乎有点收不住，明亮的眸子骨碌一转，好象在说，也好，边走边谈也一样嘛。她立即拿来了三把雨伞。仲剑平拦住她：“我和许老师同路，你就不要送了。

外面雪很大。”

“我也住在学校呀。”王薇说。

“你有家不住，何必住校？”仲剑平有点不解。

“同梦霞作伴。”王薇说着，勾住了许梦霞的臂膀，带头走出门外，回首招呼仲剑平把门碰上。

风很大，雪很大，一路上呛得想说话的王薇无法开口。

二

仲剑平没有想到，许梦霞会住在陆氏祠堂里。

早在二十年代，陆氏祠堂原为黄陆学校的旧址。三十年代初，在凤凰山脚下建造了三层楼的教学大楼和一大片二层楼的红砖瓦房，作为教职员和外地学生宿舍，陆氏祠堂便成了教师们办公之地。这祠堂很深，一共有七进，前五进为教师办公室，后面两进大厅里，长期停放着陆氏家族的寿材。白天，祠堂颇为热闹，到了晚间，便显得冷寂而又阴森。由于里面停放着数十具棺材，附近居民常常传说里面闹鬼。仲剑平自然不信鬼神，不过在黄陆任教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天黑以后还不曾进去过。

据王薇解释，黄陆师范重新开学后，外地住读的学生比过去增加将近一倍，不得已只好将教师住房加以紧缩，腾出一部分来让学生居住，因而教师的宿舍很紧，只好暂时让梦霞住在祠堂里，由她来作伴。

许梦霞却另有一种解释。说她怕烦，怕闹，却不怕孤独，乐意离群索居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

尽管这些解释都似乎顺理成章，无懈可击，仲剑平还是

暗暗的在心里结起了一个又一个疙瘩，觉得许梦霞是个不可理解的甚至是个神秘的人物。

祠堂的大铁门紧紧地关着，西北风摇动着黄铜制成的门环咣咣响。王薇要他们俩站在门楼下避着风雪，她自己绕到后门去喊看祠堂的老大爷前来开门。王薇只喊了一声，里面便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回答了她。当她回到门前时，大铁门已经缓缓地朝里荡开了。

“谢谢赵大爷。”许梦霞很有礼貌地说。

也许出于职业的习惯吧，仲剑平本能地对这位新来的老校工打量了一下，老人年纪六十开外，头发雪白，胸前飘动着一绺美髯须，身子佝偻，步态龙钟，给人一种萎缩的印象。见他这副样子，仲剑平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

曲径的走廊里亮着几盏昏黄的电灯，在料峭的西北风的劲吹下灯光飘忽不定，更添阴森。仲剑平跟着王薇，来到许梦霞的房间。这房间是在第七进，也就是最后一进紧挨后门右侧的一个耳房，后门左侧的耳房为赵大爷栖身之所，其余诸屋，皆堆放着陆氏家族的寿材。屋子虽然陈旧一些，但四壁都有护墙板，地板也还完好，房间很大，只放了两张单人床铺，连写字台和沙发都没有，也许还没来得及布置的缘故吧，显得有点大而无当。只是两张床铺上都是崭新的卧具，散发出少女特有的温馨。

他们刚在床沿上坐定，赵大爷搬着一只火盆来了，把它放在屋当中，又搬了一盆木炭，一切停放妥当后，他抬起头来对王薇说：“陆校长家一位叫阿桂的小大姐刚才来过，是来看许老师的。她说这屋子很冷，要我今后每天晚上生上火盆。”

王薇说：“那可就麻烦赵大爷啦。”

老人出去后，一会儿又回来了，左手拎了只暖瓶，右手拎了张古色古香的靠背椅，把椅子放在仲剑平身旁，请仲剑平坐。

“赵大爷，你先去睡吧。这位仲先生还要在这里坐一会儿，门我们来关。”王薇也不管许梦霞愿不愿意，自作主张地把仲剑平挽留了。

老人弓着身子出去了。

“我也该走了。”仲剑平站起身来，面对王薇，“一放下行李就去拜访你，窝还没安排好。”

王薇很想再同仲剑平多交谈一会，因见许梦霞一直对仲剑平很冷淡，也就没有强留他。

教师的宿舍确实紧缩了，过去每个教师一人一个房间，现在多数房间住进了两人。由于陆校长的厚待，唯仲剑平一人独住一间，依然是过去住过的那个房间，倚山傍水，风景独好。奔波了一天，颇觉疲乏，他回到宿舍就睡下了。睡得很熟，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钟声响到第三下，才猛然惊醒。他漱洗完毕，便匆匆向食堂走去。

雪落了一夜，黎明时天晴了。到处是白皑皑的一片，因为雪的铺陈，山峦、道路、以至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干净了。但是仲剑平知道，要不了多久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当积雪受到众多无情的脚步践踏之后，它们就会溶化，变成污泥浊水，整个世界又会恢复它原来的面貌。

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是分开的。家住本县城的教职员工，只在这里吃一顿午饭，早晚两餐都在家里享用。因此，吃早饭的人不多，不过二三十个人。然而，这二三十个人的穿着

却差异很大。有的穿西装，有的穿中山装，甚至还有穿长衫马褂的，真是华洋并茂，中西媲美。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们，都是抗战期间的老同事，可谓患难之交了。仲剑平昨天一到，立即一个不漏的去拜访过他们。然而此刻他在食堂一出现，大家还是一齐向他围拢来，进一步叙谈阔别之情。

只有许梦霞一个人离群寡坐，避开众人，坐在僻静的一角吃早饭。仲剑平这边热烈谈论的场面，似乎与她毫不相干。她漠不关心，非但不去听，连看也没看一眼。仲剑平端着饭菜打她身边经过时，她明明看到他，竟一点没有表情，象根本不认识似的。

今天，仲剑平的眼睛象出了毛病，怎么也不听管束，在和同事们交谈的期间，时不时的下意识地要朝许梦霞瞥一眼。因为今天许梦霞的穿着实在有点特别。在外部世界一片白色的景色下，一般人总要选择颜色深一点的服装，从绘画技法中以示对比差，从视觉角度来说给人一种温暖感。而她，许梦霞，却反其道而行，竟穿了一身白：整套白西装，白羊毛翻领衫，连袜子和鞋子全是白的。不消说，这样的季节、天气、景色，穿全白的服装，只有对自己皮肤有很强自信的女子才敢穿。仲剑平不得不承认，她穿上这套服装确实美得惊人，就象落了整整一夜干雪，满目白皑皑的积雪把整个世界都装点得更美了，净化了。

“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怪物。”仲剑平心里暗暗地想，既惊羨，又警惕。

仲剑平没能赶上开学大典，学校为他请了个代课的教师，陆校长这几天在省城，不在龙湖，代课老师没法辞去，仲剑平乐得清闲几天。不过，吃过早饭后，他还是去了教师办公

室。在祠堂门口，迎面碰上了挟着乐谱去上课的许梦霞，两人都不说话，只淡淡的一笑，便侧身走了过去。仲剑平走了几步倒回头看了她一眼，许梦霞却头也没回，径直向前走去。仲剑平心里的疙瘩越结越紧，心想，昨晚她不乏大方和热情，今天却变得高傲而冷淡，在她身上似乎存在着两种性格和两副面孔——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仲剑平来到国文教研组。里面一个人没有，教师们都去上课了。隔壁数学教研组有两位仁兄在为时局问题展开争论，喉咙都提得很高，争论得很激烈。凡遇这类公开场合，仲剑平大多采取回避态度。他在自己桌前坐下，拿起过时的《申报》，随手翻阅，有看没看的看了起来。

赵大爷拎着十五磅的大茶壶，进来灌暖瓶。过去看管祠堂和兼做办公室清洁工作的是一位卢大爷，抗战胜利后，卢大爷回苏北老家去了，换了这位赵大爷。仲剑平昨晚同这位老人见过一面，现在见他进来，笑着点点头：

“赵大爷在忙。”

“不忙，不忙。”老人佝偻着身子说，“仲先生要泡茶吗？水刚烧开。”

“谢谢。我没有喝茶的习惯。”仲剑平说着，便又翻开了报纸，被国共两党南京谈判的报道吸引住了。他花了十来分钟看完了这则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，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赵大爷一边向暖瓶里灌水，一边出神地打量他，以致暖瓶里的水溢出瓶口，从茶几上往下直淌，他都没有发觉。仲剑平不觉一怔，啊，那是多么深沉的眼光呀！那眼光简直象能摄人灵魂的无底洞！尤其叫仲剑平不解的是，当他发现对方在对他窥视的时候，当两人眼光不期而遇的时候，老人窥

视的眼光非但没有张慌逃避，索性改用固定的眼光大胆地看着他，还冲他微笑着。如果对方刚才的眼光不象两只摄人灵魂的无底洞，仲剑平准会承认他的笑容是柔和的、慈祥的。

但是现在他不能。他平静的心境被搅乱了。老人对他窥视时那双象要透视人心肺的眼光，象粘在他的眼皮上，怎么也推不开。经验在向仲剑平暗示，从对方窥视他时那种神态，老人分明是在注意他，研究他。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不能不叫仲剑平又一次想到“花蝴蝶”，提醒自己小心谨慎，对这位来历不明的、古怪的赵老头倍加警惕。

正当仲剑平暗自潜思的时候，王薇下课回来了。她还是那种身上挂铃铛走到哪响到哪的性格。

“嗨，仲老夫子也会想心事想得出神呀？奇闻！奇闻！”她手上捧着一叠作业簿，站在门口。“一定是在想你那上海的嗲妹妹吧？”

仲剑平读的是洋学堂，却偏爱古典文学，闲来喜欢关起门来写点旧体诗，自吟自赏。不过，他仅限于写，从不拿出去发表，也不愿意给别人看，他自己常说，他写诗完全是孤芳自赏，敝帚自珍，不愿别人挑剔而献丑。因而，久而久之，便得了个老夫子的雅号。

“是呀，是在想嗲妹妹。”仲剑平回过神来，一本正经地说。“只是这个嗲妹妹是个厌世的怪物，至今还不肯出娘胎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“谁信你的鬼话！”王薇站着未动，嘴唇翘了八丈高。“开学三个月了才来，肯定是被嗲妹妹拖住了后腿。”

“为什么偏要说嗲妹妹？就不兴是嗲姐姐？”仲剑平扮着怪模样，同她逗笑。

“好哩好哩，谁同你饶舌。”王薇佯嗔道，“我是来告诉你，陆校长回来了，在家里恭候你的大驾。”

听说校长回来了，请他去，仲剑平立即收敛笑容，起身便走。王薇用身体把他堵住，对他说：

“校长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劳驾你去请上孟先生，给校长看看病，开个方子。”

仲剑平正急于同孟习之接头呢。此言正中下怀，他欣然答应了。

三

龙湖县城确确实实大变样了，不象沦陷时那样市容萧条、冷落。小商贩增加了许多，摊头上洋货堆积如山，虽然大雪初晴，街上人很多，很热闹。卖山货的，卖柴草的，卖水产的尤多，把几条狭窄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透，行走困难。在挤动的人流里，到处可以见到国民党的伤兵，以“老子抗战八年有功”自居，在店铺里敲诈勒索。大街小巷，这里那里，都有一些穿长衫的人走来走去，挤东挤西，他们闪动着狡黠的眼睛，伸长鼻子，象鹰隼在寻找猎取物。

街上的人虽然很多，大多是农民和山货小贩，买菜的和买柴禾的城里居民，穿着仍然很乡气。因而，仲剑平穿着一套深黄色厚呢西服，深黄色厚呢短大衣，在这一群里面，便很显眼，很突出。他在街上一出现，立即招来许多便衣特务的眼光。要不是黄陆师范那枚醒目的校徽，他真寸步难行。

一年多不见的龙湖县，此刻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，表面上人民大众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，市容好象很繁荣，

但它的背后却潜伏着严重的白色恐怖。就好象龙湖，表面上是那样平静如镜，但它下面却有暗流，有漩涡。

仲剑平大大方方的向孟习之中医师诊所走去，路上没回一次头，尽管 he 知道自己不断的引起特务们的注意和盯梢。孟习之正好在诊所里，他同仲剑平本是老熟人，自然不能装着不认识，问好、寒暄，是不可避免的。背后有眼，这是肯定的。为了不暴露这个可靠的联络点和接头人，仲剑平没有进屋，只是站在诊所门外，用里外的人都能听得到的声音，告诉孟习之，说明陆校长生病，请他前去诊视。陆校长，不独在全县，乃至全省，享有很高的威望，名声很大，抬出她的大名，大可以蒙蔽那些国民党鹰犬于一时。

孟习之拎着药箱出来了。他三十来岁，穿着直贡呢长衫，颌下蓄了一络短短的胡须，十分雅儒。说来也怪，仲剑平在街上一出现，就立即招来了便衣特务们虎视眈眈的目光，一旦身边有了孟习之后，特务们便一个个隐退了。这里有一个原因。孟家是世代名医，从他曾祖父起，觅得了一个秘方，专门治疗歪嘴（面部神经瘫痪），可以药到病除，全国闻名。从他祖父始，上海，北京，南京的许多大医院，愿出巨金买他家的秘方，或以重金招聘，皆一概被拒绝。孟习之不折不扣的继承了祖训，诊所里虽然雇用了几个伙计，但凡采药、配制，都他一人经手，连妻子也不得过问。他常常肩背口袋，出入于高山峻岭。抗日战争初期，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一度担任新四军地下交通员，利用他职业的方便，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。

去年龙湖县城开进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，于是原来日本宪兵大队的门前，挂了一块龙湖江防司令部的牌子。江防司